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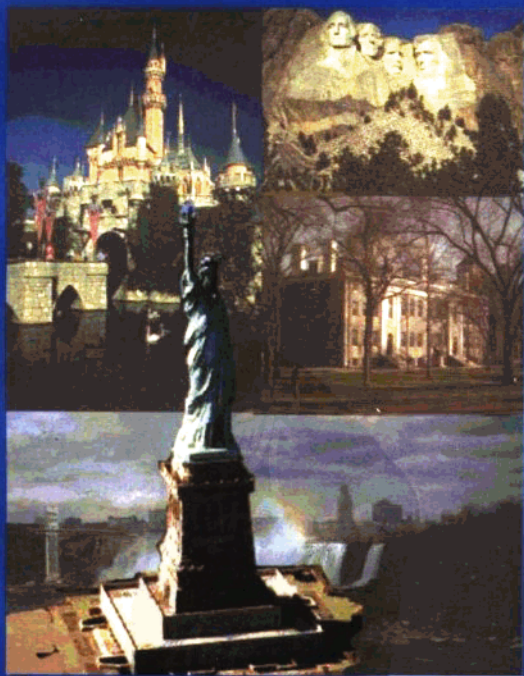
童恩正文集·文学系列

来自新大陆的信息

Tong Enzheng Wenji

Wenxue Xilie

Laizi Xin Dalu de Xinxi



重慶出版社





童恩正先生

——摄于美国匹兹堡家中书房

From the New World

As an interlectual, who, for decades, had lived in China, nurtured by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had experienced a great deal of hardship, Professor Tong crossed the Pacific and was exposed to the foreign and fascinating daily life in the modern United States soon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in China. How would he examine the American society,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turn, how would he re-examine his home country, his own ethnic group,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essays contained in this volume, named collectively as "*From the New World*", provid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to a certain degree.

Although trained as an archeologist, Professor Tong blended into these essays his rigor of a social scientist, his perspective of a writer, and his extraordinary sense of humor, which provided a series of portrait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and its people, and expressed nostalgia for his home country. While most of the essays were written during the early 80's, a few of them were completed during the 90's in the author's later years, which revealed a greater insight into the

来自新大陆的信息

American society and a stronger sentiment for his home country - with both concerns and expectations. It wa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cultures and the civilizations that the author expressed his passion for his home country and enthusiasm for life. These sentiments are also evident in his several essays o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Even in some of his earlier works collected in this volume, we could clearly sense his love for his homeland and his passion for his country as a young man.

悼

吾友——代序

刘兴诗

吾友恩正，生性豪爽，嫉恶如仇，刚直不阿，无一丝媚骨。以大智大慧、先知先觉学者身份涉足文艺，其文恰如其人。依据严谨，观点精辟，处处洋溢对美好人生之眷恋，科学真知的追求，焕发出真挚浓厚的民族精神，无一不真、不善、不美。

恩正对文艺的贡献，首推科幻小说，其作品与论述见于这个文集的第一分册。

作为中国科幻文坛的元老，他历经了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的全过程，总结其成绩有五。

一、首倡科幻小说的正确观念

中国科幻小说诞生于少儿科普园地。初发展时，几乎众人皆持同一观念，以为是科普的一个分支无疑。

恩正独具慧眼，力排众议，首先提出科幻小说属于文学范畴，以培养读者科学的世界观为主要任务，不应等同于一般的科普宣传性作品，为科幻小说明确定位。

虽然这个观念一时不能为所有人接受，但事实证明他所

来自新大陆的信息

提出的方向是正确的,为日后中国科幻小说顺利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导向性意义。说他对中国科幻小说有观念开辟之功,当不为过。

二、为中国科幻小说生存抗争的斗士

进入80年代以来,科幻小说的“科”、“文”之争愈演愈烈。一些人假借各种权力与手法,对初具繁荣迹象的科幻小说横加指责鞭挞。一些作者受到不公正批判,许多作品被无端指责为“伪科学”、“反科学”,甚至与某些格调低下的“地摊文学”等置齐观,一律划为必须彻底清除的“精神污染”品种。于是,一时万马齐喑,许多科幻与科学文艺刊物被迫停刊,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停止出版科幻作品,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此时,恩正愤然领导作家群,挺身辩论应战。在极其困难条件下,鼓励同仁继续创作,终于为中国科幻小说的生存,争取得一席之地。言恩正为维护中国科幻小说的生命与尊严的勇猛斗士,也是十分恰当的。

三、开辟成都科幻中心的核心人物

中国科幻小说发祥于北京、上海南北两大中心,区域发展极不平衡。

1979年以来,恩正大声疾呼,身体力行,依靠四川省及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支持,团结当地作家群,创办刊物,提倡研究,推出大量优秀作品,使成都迅速成为科幻小说活动中心之一。彻底改变原有布局结构,形成与京、沪三足鼎立之势。嗣后,又担任中国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全国科幻事业发展作出重大成绩,是我们十分信服的核心领导人物。

四、十分注重科学性的重文学流派代表人物

恩正的作品以思想犀利、哲理深沉、故事生动、文采丰富

而著称。其代表作《珊瑚岛上的死光》，被评论家认为是中国科幻小说的重文学流派作品，他是该流派的当然代表人物。

然而在此我还要着重说的是，恩正的科幻作品岂止在于偏重文学？

人们常有一个错误观念，将重文学流派与重科学流派相对立，称为“软科幻”与“硬科幻”，以为二者绝不相似相容。以此推论，便以为作为重文学流派代表人物的童恩正，其作品便无任何科学成分可言了。

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极不了解恩正其人其文。

遍观恩正科幻作品，几无一不有浓烈的科学性。

他的早期代表作《古峡迷雾》，是他在研究生时代，瞿唐峡研究工作的副产品。他的许多涉及历史考古的科幻作品，无一不与本身专业息息相关，无一不有典籍出处。

在其作品中，还有以《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代表的一些涉及电子科学的作品，人们或以为出自推测妄想。其实这些素材，均来于乃弟恩川，一位电子科学学者处。恩正孜孜好学，知识旁及许多学科领域。

我与恩正曾结山野缘，亦是文字交。他的一些创作题材，常是我们共同工作中，有所悟而产生的。许多作品常给我首先过目，讨论落实其中若干科学材料。

记得他的《雪山魔笛》初成时，曾就文中描述的花岗岩颜色，征询我的意见。为了烘托场景，他用“黑色”，似十分妥切。但当我告以，世间无黑色花岗岩，只有肉红色和灰白色两种。他略事沉吟，立刻提笔修改。一字之易，显示他的严谨治学态度，表现了对科学性的刻意追求。

十分注重科学性，充分表现文学性。二者兼容并包，高度有机统一，是恩正的科幻作品的精髓。非如此，不足以了解其

来自新大陆的信息

人,也无法真正了解其文。

五、为中国科幻小说争取三个第一

在中国科幻的文坛上,恩正创造了几个第一,值得大书特书。

《古峡迷雾》,中国第一部文情并茂,真正的科幻“小说”。与此同时代的作品,大多仅是儿童科普“故事”而已。

《珊瑚岛上的死光》,荣获1978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不仅是恩正的殊荣,也是把科幻小说推向更加广阔领域的里程碑。

同名电影,是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亦具里程碑性质。

恩正涉及文学领域十分广阔。除科幻小说外,这个文集尚包括其他两个分册。

第二分册,是脍炙人口的准神话《西游新记》。

第三分册,是以《来自新大陆的信息》为主的散文作品集。

这两个分册内容清晰,无需我作更多的说明。仅需指出的是,其中主要是他旅居海外时写作的。与一般海外猎奇性质的作品不同,在其行文中,无处不流露出极其浓烈的民族情感。涉外,而不媚外;居洋,无时不思故土。这是恩正作为一个正直的海外学者,所表现出的极其高尚的民族情操。恩正一生为人如此,其文岂有他异?

文章是其心镜。读恩正文,须了解恩正人。

他在弥留的最后一息,尚谆谆语其后人,要回故土,回中国去,正是他一生执着的心迹表现。

读他的散文,读他的科幻作品,请牢牢记住,其中有一个真挚性情的爱国者。他,就是我们切切思念的童恩正。

我永远不会忘记1997年4月21日,成都那个凄清的雨

悼 吾 友

夜。噩耗传来,使我惊若失魂。是夜,雨瀑如注不息。那是我的泪洪,为故友横流难止。

恩正,我含泪为你在故土选穴。今生今世无缘剪烛西窗对坐了,让我独自在你的坟前娓娓絮语吧!

魂兮归来,故国青山有穴。有待你,一代旷世学人,一代科幻大师。

安息吧!我的朋友。

泪书于病榻

1997年9月9日

目 录

悼吾友——代序.....刘兴诗

来自新大陆的信息

序言.....(3)

劫机.....(6)

枪.....(11)

狗.....(18)

礼貌.....(23)

在迷茫的小道上.....(28)

在美国看美国电影.....(36)

好莱坞的痕迹.....(42)

老琴师.....(48)

回锅肉.....(56)

娱乐、刺激、科学、荒诞

——迪斯尼兰游乐园游记.....(64)

开拓者的脚印

——普利茅斯移民村参观记.....(71)

目 录

为了振兴中华·····	(81)
“中国人”·····	(89)

杂记

中国人应当培养一点忧患意识·····	(99)
从“张南皮”说开去·····	(105)
略谈教育之传统与传统之教育·····	(108)
苹果园随想·····	(115)
我的第一个老师·····	(120)
大弟·····	(127)
我的经历·····	(134)
永不褪色的红领巾·····	(146)
文明古国话文明·····	(150)
大而无当与小而适用·····	(155)

童恩正年谱·····	(160)
谢辞——写在《童恩正文集》出版时·····	杨亮升(173)



童恩正文集·文学系列

来自新大陆的信息

序 言

从1980年9月30日到1981年9月24日，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派出的访问学者，在美国考察了整整一年。

我考察的专业是考古学和人类学。在这一科学领域之内，我似乎是建国三十年以来第一个派往国外作较长期的考察的专业人员。一年的时间，有四个月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考古研究所搜集有关中国西藏考古资料并学习石器研究的新技术；另外八个月则消磨在古老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校园里，在有名的塔则人类学图书馆(Tozzer Library)阅读东南亚人类学的资料。工作之余，也应邀到奥克兰(Oak Land)的伯克莱大学(U.C. Berkeley)、波洛奥塔(Polo Alto)的史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纽约的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华盛顿的史密孙尼亚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渥茨华的渥茨华海洋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等处作中

国考古学的专题演讲，这使我有机会游历了美国的一些名城。然而归根结底，我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度过的。在解放以后，我国取消了人类学这一学科，二十多年学术封锁造成的差距，使我必须集中全部精力加以弥补。

在地理位置上，中国和美国恰好处于地球相对的一面，广阔的太平洋将这两个大国远远地分隔开来；而且它们的社会制度、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两国人民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差异，并不亚于其空间的距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美国居留的时间本来就短，接触的社会面又很窄，如果说对美国的情况有深刻了解和心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正因为如此，在初到美国时，我并没有想到要写什么有关美国的文章。

然而习惯的力量终究是不可抗拒的。我虽然埋首于故纸堆中，缅怀数千年来的往事，但是作为一个业余的文学爱好者，在日常与美国人的接触之中，总难免会有一些联想，一些感触。生活在这花花绿绿的国度里，享受着过去从未想到过的“洋福”，在我内心深处激发起的，却是对我那贫穷而又在奋力前进的故国、对我所属的古老而又充满希望的民族的一种深沉的怀念。这些感想，这些怀念，经常在我每天简单的日记里留下了痕迹，使我产生了一种将它们整理出来的愿望。再加上国内报刊一些编辑朋友的鼓励、催促，终于使我杂七杂八地写出一些游记不像游记、散文不像散文的文章来。从1981年开始，首先用“旅美航讯”的栏目，陆续刊登在《文明》杂志上，另有一部分则散见于《上影画报》、《广州文艺》、《四川文学》等刊物，加上手边已写成而尚未发表的，居然有十余篇之多。

这一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我对美国社会某些现象的观察和议论，在行家看来，这可能是十分浅薄、

比较片面的，但是它终究反映了一个短期旅居美国的中国人的一种观点，所以我仍然大胆地将它发表出来。另一类则是我个人远离故国时感受的寂寞和乡愁。它可能表现得十分笨拙，但是我的感情却是赤忱的。从读小学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是“黄帝的子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份子，然而只有生活在异国的土地上以后，我才从新的角度体会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全部尊严，当然，还有沉重的责任。我现在愿以这一组文章，奉献给哺育我成长的祖国大地。

感谢《文明》编辑部的盛意，愿意将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公诸于世，这就是这本小册子出现的原因。我之所以采用这个书名，是因为德沃夏克的交响乐《自新大陆》表现了一个异乡游子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人民最真挚的情意以及对新生活的奋斗和追求。它本来就是我所喜爱的交响乐之一，而到了美国以后，这音乐更给予我亲切的慰藉，我哼着它的旋律度过了很多孤独的黄昏。这样，当我为这本小册子思考一个名字时，《自新大陆》这几个字就自动地在脑海中浮现出来，加上“来”和“信息”，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另一个次要的原因，则是我在纽约访问时，曾经聆听着这乐曲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关于这次经历，我已经写在《老琴师》一文中，这里就不重复了。

在这本小册子里，留下的只不过是个人生活旅程中的几个脚印。烟云过眼，雪地遗鸿，它的出现和消失，恐怕都不会引起这熙熙攘攘的人世的注意，但如果偶有二三过客，有心察世，能在此驻步流连，于无意义的痕迹中悟出点有意义的道理，那当是作者意外的收获了。

1982年9月7日童恩正记于成都

劫机

“劫机”(Hijack)，这是在国外谈虎色变的一个词。我的旅美航讯从“劫机”开始写，难免有故作惊险、吸引读者之嫌。但是外国航空公司对于劫机的紧张和周密的防范，却是我踏上异国的土地之前最强烈的感受。所以提笔以后，自然就写下了这样一个题目。读者要知其中端详，且听我慢慢道来。

话说1980年9月30日北京时间上午8时10分，我从北京国际机场乘CA912次班机赴美，进行为期一年的科学考察。通过海关时非常顺利，前后不到一分钟。我以后才体会到，这种对乘机旅客的尊重和信任，确实是非常难得的。飞机在上海停留一小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朋友沈寂、杨华和丁玉玲等专程赶到机场送行。可惜我不能出候机室，他们也不能进来，只能隔着一层厚厚的不能传音的玻璃窗大做手势。我体会到他们是叮嘱我旅途珍重，我则希望他们多给我写信，以慰客居寂寥。由于我未学过哑语，所以他们一定